

15

T434/4920 (15)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8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

佛大藏印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頌四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

序以此言之孔氏曰頌之言容周頌三十一篇

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采子曰

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考之郊廟所謂

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

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吳天有成命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

附焉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后世文獻人獻頌特效魯耳○正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凡五卷安成劉氏曰雅頌無以先代而後於魯頌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嘆辭穆深遠也清靜也神之道尚也三山李氏曰白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肅敬雝和顯明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也東萊呂氏曰士虞相力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濟濟眾也多士與音祭其有顯著之德與稱之也孔氏曰疾奔承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走言勸事也承尊秦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魯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齊百工佂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天子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東萊呂氏曰朝諸侯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誥所謂王在新邑承祭歲是也洛言於穆哉此清靜

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東萊呂氏曰言顯穆然奉祭之氣象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
 王不言之可見矣王曰肅雍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
 王之主臨川王氏曰肅雍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
 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如此則是文
 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猷斃於
 人也臨川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承也率諸侯多士駿奔走於廟則可謂承矣顯也
 句說也無射于人矣
 王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
 嚴事者無猷斃乃如此於此可見盛德至善淪
 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
 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

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
 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待多著言語委曲形
 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後哉此清
 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
 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雍顯相肅
 雍即文德之謂也早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
 即肅雍之謂也文王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天之主也
 在廟對越其在天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

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

也九峯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

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則足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
 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書大

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雍之德執事者秉文王

然如復見目中矣嘗見文王則非虛也

之瑟朱弦而疏越反活一倡而三嘆有遺音

者矣鄭氏曰朱弦練莫溫熟絲也朱弦練則

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

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

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盡音聲故但以熟

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嘆者一漢因

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獨上歌不

以莞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

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

廟之瑟而疏越秦漢之存乾豆亦唯堂上獨

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

以堂上特歌而名之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

命不已言無窮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

排也須有息時只純不雜也程子曰不己則無間

為無為故不息

文王之德也文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
王其侏天歟 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
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
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
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
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
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
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
之如此其程子曰天道
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曰純是
誠無一毫私偽維其純
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
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
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
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
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
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 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
孫○安成劉氏曰後王主
祭者皆得篤厚也東萊
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
稱曾孫所謂行首然詩
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
而不忘所謂行首○言
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
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
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
篤厚之而不忘也 華
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
文王自勉非用意篤厚
不能守也維天之命一
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
頌者成功告神始言子
孫勉力保守以

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
孫保之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
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后王皆當去文王
不巳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
其收之幸之又望于后人之辭也○定宇陳
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
窮下神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
逆篤后子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準谷

則潔靜而不禱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著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后人故自始祀至其后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曾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然此詩疑有闕文焉慶源輔氏曰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始矣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致此其為禎祥也大矣效維清一章早五句

烈文辟公絜茲社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音福而惠我以無

疆使我子孫保之也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
我善而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
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承職也靡
汰音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
靡于爾邦則王當尊汝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
崇也所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
孫繼序而益大之也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
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
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

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
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黃氏曰此成
不盡意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曰不顯猶言遠之意言天子有
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按詩中
如何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中之顯
大學引

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朱子曰於乎
文武也君子謂后賢后王小人謂后民也此言前
王新其所以所以既於至善而人能思慕之愈久而
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於至善而人能思慕之愈久而
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而不
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
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
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
可互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句七
三句相叶亦
隔五叶韻也
朱氏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徂者岐今按彼書且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岵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徂蜀矣正作
者如沈氏說然

有岵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岵疑或別有
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行叶戶郎反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岵險僻之意也

夷平行路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

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

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

保守而不失也黃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

作似以岐可與周而天故使太王之康子孫之保而然其

獨歸之于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

乎天其終保之亦係乎人○華谷嚴氏曰作者造
 立之言也迂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以為是
 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又曰太王
 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明之
 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
 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
 地設也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
 猶治亂謂之亂也太王治荒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
 唯太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
 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孫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安成劉氏曰

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亦先儒之誤而謂非王
 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謂非王
 之誤而以為謚名固各有當也
 基積累于下以
 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詞靖安
 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宜祀成王之詩也言天
 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
 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
 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
 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慶源輔氏
 戚謹恐懼也中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嚴
 則不能到中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嚴
 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
 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成王繼之
 命宥密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
 問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
 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

詩經卷十四

皆是一統底事。○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而為心，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心。而武也。○豐城朱氏曰：不無於天，命而言，宥密以德言，崇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單厥心終焉。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所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國語，叔何引此詩。而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國語，叔何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何緣無詩。宋子曰：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命之類，便是康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宋子曰：周禮有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多知既右。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嚴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右，猶如云位在左。○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東萊呂氏曰：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后段言祀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其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見取法之甚也。震源輔氏曰：且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

文王也。不敢忘。嘏錫福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文王也。以神詞嘏主人與之，以福。○

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

然矣。震源輔氏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豐

城朱氏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于天，而寔河漢

于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于文王

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曰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成

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

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

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三山

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畏

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其有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

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

我將一章十句

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釐
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
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
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曰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注
云嚴猶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峯蔡氏曰柴潘
柴以初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
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
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
招以茅晉語所謂置○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
茅苑設表望是也

歌也

孔氏曰武王巡守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
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

巡守者因而皆用之與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

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深氏曰子者親而
○安成劉氏曰

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詞
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維之者則終之以
此詞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邁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
○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
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

柔百神晉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千河

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

為天下君矣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

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

受戒非人所不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而莫

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

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

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

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秦弓矢

戢戰櫜秦弓矢肆陳也夏中國

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

序在位之諸侯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

賞黜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前謂式

位也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

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三山李氏曰

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安成

劉氏曰天既右序我周使人神受戒則我周王固

為天下之君而為天子矣我周既式序諸侯而

一節則言巡守朝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

會黜陟之事也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于我周

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未

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言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履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尔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

外傳又以為周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

周公所作也。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

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

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

守之事詩有詩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

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成

樂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

暨百工受命于周此武序在位之實也。偃武

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

重民五教停信明養崇德外傳又曰金奏肆

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鄭氏曰以鐘鐸

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播之鼓磬應之

所謂金常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

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

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顏氏曰

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

於樂章其職掌于鍾師然杜預常昭之說與

詩經卷之六

不能具○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
作而周孔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
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
后之詩而乃以為詔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
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

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

三山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
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豈不顯哉成

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斤紀觀考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三山李氏曰

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聲鼗將將降福穰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

受福也華谷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及及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

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

也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

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及覆日久而未艾也○華谷

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王莫能強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復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已之明斤斤不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

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貽我來年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武陰也而文取數充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此之謂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

麥年大麥也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俗謂大麥故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天故謂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乃粒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尔后稷之所立者是

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雷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華谷氏曰：后稷者，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谷，獨奉來年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夏氏曰：詩言來年者，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震源輔氏曰：此徧養下民，故稷得以教民稼穡，種藝徧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養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天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或曰：此所謂納教之也。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矣。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公所作。○漢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此郊祀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象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駁聖方之友

茹如預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賦也嗟嗟重去聲嘆以深救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

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法也。茹度待洛反也。○此戒

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女當來咨

度也。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

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

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于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

莫音暮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

於音烏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序持耻反錢子淺反縛音博

銓音至艾音刈

命我農人痔乃錢鎛奄觀銓艾

保介見月令呂覽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

也。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禮

輔氏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莫春斗柄建辰夏正

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之三月也。畝三歲田也。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蓄初

田也。三歲曰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

畝乃成熟也。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

甸徒也。痔具錢鎛音桃鉏音鉏皆田器也。銓音銓獲禾短鎌

也。孔氏曰：鑄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前間

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銓一耨一挑。然後成農

三者皆田器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

治其新畝矣。今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

也。又問所治之新畝。今如何。新田則費工多。故率

故首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
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
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臨川曰治其事于前則收其功于后不可不勉也○
豐城朱氏曰惟能詩乃錢鏐乃能臣工謂凡百官
之不可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
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度也况我周家以農事
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度
乎於其成之日時至於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
毋謂其田之雜治其效之難見也况來將熟既
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固不致其勤也
以卜豐年于后日汝農官固不致其勤也
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勤也
錢鏐之用雖在於春莫之間耳豈可以為艾之收已
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艾之收已
言豐稔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艾之收已
以勸勉之也必然

臣工一章十五句

華谷氏曰既嗟嘆而告臣
工又嗟嘆而戒保介皆以重
農之意告之也○
來咨來茹未有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
從事者而與之言亦惟閱其農事而已能知其
事衆難而與問之曰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
述其相與贊喜
勞勸之意焉

假音格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耦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

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

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遂周人

夫間有遂萬夫有川○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粟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耦二人餘百步即是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汝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格

庵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而又有途路也蘇氏曰民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豐城朱氏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居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豈穰之所以可必也噫嘻一章八句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詞既昭格汝言昔時成王嘗進汝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被袞戾止亦有斯容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求終譽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離澤也至氏曰碎離有水故謂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禘焉有喪拜焉者也乳氏曰客者敵後時玉備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祀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離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薛谷嚴氏曰振振然群飛之鷺集于西郊辟之君皆未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或曰興也

惡鳥略反

數叶丁古反

夜叶羊茹反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

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譽矣三山李氏曰庶幾

無窮也或曰伴我有周無斃皆此意也陳氏曰在

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唯德

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歆於彼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震源輔氏曰在

也在此無斃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

是然此所謂容也庶幾不致必之詞也鳳夜無或息

之意也求長也終竟也○要成劉氏曰所引陳說

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

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

禮加於諸侯故特為此詩也○其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未審如何采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
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王與賓
尸皆有如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
受胙今併胙於禮意其既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
然了併胙於諸獻既畢之後所以多事○曹氏曰必
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
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
鑒覆車為

徐登其

虞力錦友

梯谷履友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廬馬億及秭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隆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
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三山李氏曰稌粳也或方
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

年之時或前或後亦助語辭數色主反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與洽備皆備也○此秋冬
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胡氏曰按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荐宗廟之樂歌
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安成劉氏曰序
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變為春祈良
報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
本於彼三詩而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
於序說亦謂此詩誤而傳統用序意者豈后来所改
有未盡歟然此詩補之矣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
氏之說亦足補之矣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
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禮記朱氏
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
方社而言蓋言收成入之多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
報賽之祭以隆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尹陵曹
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矇者相之。眡，矇也。序，以也。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王者功視了音。○序，以也。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序，以也。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王者功歌也。○序，以也。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王者功慶源補氏曰：瞽者，言作樂之人也。○豐城朱氏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于周之庭矣。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

既備乃奏蕭管備舉

以上叶瞽字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

上也。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柶。大板謂之業，所

日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

畫繪為翬，載以璧。樹翬於柶之角，明堂位所謂周

之璧，應小鞀，田大鼓也。孔氏曰：應，禮云：應鞀在東，鼓

東自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鄭氏曰：田當作東，音

應，既是小則田宜為大也。鄭氏曰：田當作東，音

小鼓也。孔氏曰：田宜為大也。鄭氏曰：田當作東，音

棘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禮記

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

貫之也。周鼓始垂於簨，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

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動也。杜孔反之，令左右擊以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祀叶說識反

賦也。猗與歎詞。潛。參。音也。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園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華谷嚴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云魚鱗白條也。陸氏曰鱗形狹。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鄭氏曰天子必親。時魚潔美也。此季春薦鮓于寢廟。鄭氏曰進此其樂。歌也。廬陵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所產之物而荐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潛一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祭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

有集維維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雖與公叶節內同

相息亮反辟音壁

但有序季冬至寢廟之文而。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侯其主祭者天子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安成劉氏曰。非一故以維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强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音烏

相同上

祀叶養里反假占雅反 皇考叶主

子叶獎里反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臨川王氏曰碩肆陳假大也。大肥膾之謂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華谷嚴氏曰言以奉其先王也。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曹氏曰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而克昌其後。光而星辰淨無錯行妄動之變。而格乎天所以也。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乎人而格乎天所以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

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文乃武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于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蘇氏曰周人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文王則不敢斥其名。故曰文王昌書稱維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夷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現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意喜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也。

綏哉眉壽介以繁祉既右列考亦右文母

壽叶直酉反

有夏

考叶音口

文母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人祝
右祭禮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妣也新安胡氏曰
則烈考為文王之無疑此詩無疑○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
也慶源輔氏曰緩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
與文母也○安成劉氏曰先儒所以得享古乎烈考
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
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
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
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
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
愈久而不替即緩予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

此詩鄭氏曰學士國論語亦曰以雍徹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
而亦名焉徹也

見賢通及下同

央於良云

載見辟王曰來來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修華有鶴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詞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
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
于竿畫交央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
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

禮記

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其車服之盛如此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

享叶虛良反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武王為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祿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附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穆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逝數至十五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之未朝將以稟受蓋先王者法度之所由施也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以介眉壽求言思以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祜後五反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綏我以是多福而使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至於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盧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此今所以求保多祜皆攸羣

公得以緝熙于純嘏

馬十補補友

且七序友敦都四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所內國名周既滅商

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匪

也陳美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

尊大之也亦語辭也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

舊也阮峯蔡氏曰修其典禮也箋且未詳傳曰

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

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此

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後乃未朝而見於周之祖廟

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黃氏曰馬有繫白之色人

賢則同人之於微子無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東美呂氏曰誰郡張氏云宿

凡再宿者再也○華谷嚴氏曰樂其雷之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

其去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

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

夷之余友

繫其馬三五

馮同上

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
一節言其留之也曹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
王列國之諸侯笑○肅川王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
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辰氏曰劉氏云有德
而神降之福故
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姜且敬慎貌又
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
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
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
不欲其去也宿宿而復宿宿而留之而
者無方焉慤慤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
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斃也既與之以盛大之
威儀則其降之以此甚大之福祉可
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音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嘆辭皇大遏止劉耆耆致也○周公象武
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曹氏曰伐紂以除害言武王
樂其能成武功也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
殺以致定其功也黃氏曰止殺如山李氏曰所謂以遏
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華谷嚴氏
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於人故武王繼之然殷
未除則文德未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然殷
而受之代紂以止殺然後致天下之功所以歸重武
王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不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
為武而以武為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慶源輔氏曰武
王成終有先后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

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
勳于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
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豐城朱氏曰武
王之功所以天下莫不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前而武
王受之其下後也仁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前而武
以見其下後也仁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前而武
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漢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
此詩為大武之首章齊為第三章桓為第六
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巳無疊章也或大武周
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孔子語
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禮
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明堂位曰下
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

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系統注云管象
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武所執
也○運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
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
而成功也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
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造叶祖侯反曠其頌反夜音較於音鳥乎音呼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

孝叶呼侯反

永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

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烝同無所
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烝烝在疚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
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皇考武王也歎武王
之終身能孝也安成劉氏曰此釋正文第四第五
可謂成笑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
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善能保其
喪畢思慕所以釋烝字意氣未平所以釋詩也
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
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

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漢

則見堯於醬食則見堯於羹三年坐楚詞云三公揖讓

登降堂只音紙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

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采子曰匡衡時未

史學而不特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

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

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

語也○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上登降堂只

其言三公登降堂只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

字彼文正作穆也則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二音同上

皇王無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以思繼祖考為孝○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于商對越祖考側然自念而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愍則孝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如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法於成王也此成王除喪朝廟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

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安成劉氏曰此篇與訪落敬之小序四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

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矣

文五蓋反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乃旦反

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文如

夜未文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

亡之憂明顯則○成王既朝朝于廟因作此詩以

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
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
強上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
也則亦繼其上時掌下還嫁於庭陟降於家庶幾
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慶源輔氏曰
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而二者相資盡下
情而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嘆武王之道甚遠
而恐在我不道若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
識夫武王之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
識此味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
就之能收拾聚蓄其道下我之不能接續或至於判
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下我之不能接續或至於判
以為予乃初冲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
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所行之事也庶
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十家指其內事也庶
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三山

李氏曰自訪子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先王之
盛德嘆自訪子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先王之
氏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求而弗獲
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上下則君蒿悽愴如求而弗獲
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
何其微婉懇切及復曲盡有無窮之嘆誄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寔字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
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
上下陟降於庭者如武王之念文王而見
其陟降於庭者如武王之念文王而見
忘哉豈不由於前詩之風夜教止繼序思不
以能惟其能敬以思繼武王正念文王之
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應如此○眉山蘇
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
以繼之之詩也○雷氏曰上篇言陟降庭止
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取家上篇言繼序思
不忘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取家上篇言繼序思
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

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
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
乃幼服此訪落所由作也○安成劉氏曰夫
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
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
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換
日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者其孝可謂不
賈矣

思叶新夷反 易以疏反哉叶獎黎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而高

茲叶津反

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群臣之
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

易保也

華谷穀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

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我者
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
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
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
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
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慶源輔氏曰母不敬可
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越上帝天道之明
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
已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行也

子叶挺里反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佛字弗反又音弱 仔音茲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于蓼

蓼音一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苾慎，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臨川王氏曰：「旦肇始允信也。桃蟲，鷓鴣也。力云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鷓鴣之雛化而為鷓鴣。故古語曰：鷓鴣生鷓言始小而終大也。」
山陰陸氏曰：「說常若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蓼雀，化則為鷓。」
理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
一名女匠。
 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后患也。」
○深子巨

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也，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已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已按書曰：周公位冢宰，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然。我方幼冲，未堪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
 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苾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苾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謹之於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挑虫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苾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柞側百反叶疾各反澤音釋叶徒活反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爾雅曰秋官柞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澤澤解也是除草曰芟爾雅音弟繩音孕含實曰繩澤澤解聲散也釋文曰土解也○華谷嚴氏曰專言新墾第一節言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芟成劉氏曰墾土也

吟音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苗間草也芟成劉氏曰朱子初解嘗從御箋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隰為田之處也華谷嚴氏曰畛盡者則復耘之也

田畔也

臨川王氏曰千言其多也耦言並耕也或祖隰或祖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芟成劉氏曰第二節言治田也

噴使食反盭干輒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噴其盭

反

招叶養里反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三山李氏曰旅衆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音任疋音者也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音民轉移執事者閒民謂無事業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轉移為人執事也

左右者也華谷嚴氏曰言衆力競勤無游民也噲衆飲食聲也媚順依

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去聲也三山李氏

蓋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曹氏曰士不辭耕

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饋餉之煩而依其

夫有和樂之風焉華谷嚴氏曰夫略利曹氏曰

耕婦為之利深始載事也曹氏曰前日其耕澤澤

則入土也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

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

俗也鄭氏曰實種子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

達叶他悅反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生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也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鹿音標

厭厭其苗緜緜其麇

緜緜詳密也麇耘也臨川王氏曰前日千耦其耘

則既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絲絲為善恐傷苗

也華谷嚴氏曰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是除苗間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嘗先祖妣以洽百禮

此于比反

濟濟子禮反
積子賜反叶上声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體五齊祭祀則酒正秩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嘗先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妥成劉氏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豐城朱氏曰皆酒醴芬芳之氣也胡壽也孔氏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

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以燕賓養耆老也

今叶音經

汲元頓未詳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所謂也○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願勿替也○妥成劉氏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末者遠矣

載芟一章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

亦不殊妥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所用為誤美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

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界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荐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歟○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一詩誠不

麥楚測反

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閱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牲。告神。以樂歌也。豈與七月。楚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即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麥良報倣載南畝

賦也。麥良嚴利也。孔氏曰：是乃利之狀。○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活叶呼聲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苗生也。

女音反

穰式亮反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穰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饁具也。山李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穰伊黍。無珍味也。○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餉田也。

糾計其字反。趙真支燁呼毛反。

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憇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趙刺。入憇去。上聲也。

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曰：田故並萃水。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反。蘆蓬。荼或用。以

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

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安成劉氏曰第

揜珍粟反

比毗志反揜側舉反

穫之揜揜稷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揜揜獲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鄭氏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且相比也
一族同時納穀也百室者出必共湏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也
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

故各享其樂也
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其樂也

特如純反

揜音求 角叶盧八合反

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韻未詳

黃牛黑唇曰特採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廢幾不替其先也
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

所謂函頌者其詳見於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后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奮也

經字浮反

休音求

絲衣其紆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鴈乃代反

古鼎叶津之反

吳音曰話傲音傲

鼐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紆繫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

於王之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俵俵恭順貌日人貌基門塾之基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基順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鼎彝音茲○尔雅曰鼎園弁上謂之彝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諱也山李氏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幕與幕同莫狄反告絜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諱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安成劉氏曰

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既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于門東西宗人往外北面上告其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審告鼎之繫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也○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慶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繫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祖牛先小后大也○告繫省蠲也○三山李氏曰上也五句未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四句既祭之后敬謹如此祭之先整潔謹敬如此○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此一詩真可與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經依牛解柔休並叶基韻或甚嘉並

叶經韻

於立鳥鑠式灼反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瞻君表反

造叶祖侯反

嗣叶音祠

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

師之四反

公兗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也躋躋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

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驕驕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耳。震源輔氏曰：此詩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其有跡，直至此節到來，既純光矣。然武王之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后王於是寵而受此，驕驕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是師也。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酌音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知

而舞也。定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舜不用兵，而以其尚幼，故習

小舞也。賈氏云：詩為祭章，與舜人為節，故以詩為舜也。○儀禮煎禮曰：君葬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然此詩與賚，盤音，皆不用之，所以勸有功也。蘇氏曰：方其不可而尊養，詩中字名篇，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尊養，

為酌也。○釋谷嚴氏曰：初則薄，疑取樂節之養，繼則驕，酌其時措之宜也。武曲名正義云：

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禮記曰：舜莫重於武宿夜，汪云：武曲名正義云：

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舜以待旦，故名焉。

梁力注反

解佳賈反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於音烏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間去声

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

謂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也。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豐城朱氏曰武王之綏萬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于下。天時應于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下有匪懈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安定乎四方而遂君天下以伐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德昭于天也。所謂於昭以文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德即文王之德而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也。

武王之命即問字之義未詳傳曰問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華谷嚴氏曰多此亦頌武王之功。○輔氏曰綏萬邦者武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下而天弗遠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而天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

武王時作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其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之事以告于武王耳。

詩豈后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德平声

文王既動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

於音烏

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詞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
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其天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

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

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
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何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與起人而心也非復商之舊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於此而都及車服錫予之物
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

於廟之詩說同上篇安成劉氏曰大武作于

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
文王之德宋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
首章兼頌文
武之德也歟

於音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墮土果反
峯巒嶽允猶翕河

哀蒲侯反

敷天之下東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
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狩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國氏曰得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祭群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

翕許及反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命也
○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音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賚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賚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尔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大全十四卷終





